

大家評理

新戲本

老舍 編劇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7147

522

二蘭記 · 修訂本 ·

苗 培 時 · 金 庸 · 郁 春 編 劇
苗 培 時 執 筆

「二蘭記」是一個配合貫

澈婚姻法的新評劇劇本。去

年曾在京津各地上演，現經

原執筆者苗培時同志重新修

訂完竣，本店根據修訂本從

新排版，定於三月底出版。

此劇並由北京羣衆評劇工作

團在京上演。

定價二千元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大家評理

· 評劇 ·

老 舍

編 劇

1953. 5. 初 版

印數： 1000冊

北京寶文堂書店

出 版 行
發 行

定價： 1800元

編輯出版部： 楊梅竹斜街101號

電話：(3)局3102號

營業發行部： 東打磨廠134號

電話：(7)局2887號

印刷裝訂部： 三里河37號後門

電話：(7)局2047號

大家評理

(六場歌劇)

老舍 編劇

人物表

李綉珍：女，三十歲。十九歲由父母作主，嫁給了韓家，受虐待。(簡稱珍)

李福東：男，五十多歲。瓦匠。綉珍的父親。(簡稱李)

韓趙氏：女，五十多歲。綉珍的婆婆。沒有文化，很會虐待兒媳。(簡稱韓)

韓大金：男，三十一歲。綉珍的丈夫。(簡稱金)

韓小勤：女，九歲。綉珍的女兒。(簡稱勤)

陳大媽：女，五十多歲。李福東的鄰居。(簡稱陳)

陳繼芳：女，二十六七歲。陳大媽的兒媳，婦女代表。(簡稱芳)

馮守易：男，四十歲。區人民法院的審判員。韓李的離婚案由他處理。他在解放前做過法官，不瞭解人民法院的精神。

往往出錯誤。(簡稱馮)

于新治：男，三十多歲。法院的幹部。(簡稱于)

唐仁理：男，二十多歲。法院記錄員。(簡稱唐)

張大嫂：女，三十多歲。李福東的鄰居。(簡稱張)

沈三：男，三十多歲。農民。(簡稱沈)

孟二嫂：女，三十歲左右。李家的鄰居。(簡稱孟)

楊五：男，四十多歲。農民。(簡稱楊)

第一場

家庭不和

時：一九五二年初春，下午。

地：北京郊外韓家莊，韓家。

人：韓趙氏、韓小勤、韓大金、李綉珍。

幕啓：韓家屋裏。看樣子韓家過過好日子，桌椅都是很結實的老東西。

桌上有不少擺設，什麼座鐘啊（久已停擺），帽筒啊（有一個破了一大塊），胆瓶啊（插着把沒有多少毛的鷄毛撣），還有……看見這些，使人想像到：這家子的家底兒不壞，假若加以調整，是可以再興旺起來。（韓趙氏正把油鹽醋，剩饅頭等往櫃子裏放，然後把櫃門鎖上。）

（小勤下了學，輕輕地走進來。）

勤：（白）奶奶！我下學啦！

韓：（把鑰匙放在衣袋裏）（白）看見壞

娘們沒有？

勤：（白）我媽在地裏幹活兒哪。奶奶，

別再叫我媽壞娘們好不好？

韓：（白）怎麼啦？您這個小丫頭片子也

向着她，欺負我？

勤：（白）誰敢欺負奶奶呀！

韓：（唱）自從你爸爸娶了壞娘們，

鬧得我半輩子不安心！

壞娘們一進韓家門裏，

頭一件就尅死了公公我的親人！

韓：（白）您說過不知道多少遍了！

勤：（唱）千遍萬遍說不盡我的苦，

哪一遍都扎碎我的心！

教我年輕輕的說守寡，

每夜裏我哭濕幾條手巾！

十九歲進門，他什麼也不懂，

調教她累壞了我的心；

十一年調教她多不容易，

她倒一點也不感恩。

一點小事她不聽話，

教她洗襪子，她偏洗手巾！

害得我三天兩頭犯肝氣，

氣得我半夜裏腿轉筋。

我讓了再讓，忍了再忍，

怎讓怎忍也沒能換過她的心！

別人家娶媳婦人財兩旺，

我家娶來一個仇人！

動：（白）奶奶，您把東西都鎖起來，還說

別人不好哪？給我點吃的，我餓了！

韓：（唱）男孩子吃的多長力氣，

女孩兒要秀氣不准嘴動！

動：（白）男孩子女孩子都一樣！

韓：（白）怎麼？你也要造反？說，你敢

再說？

動：（白）我不再說了！您給我塊饅頭

吧！

韓：（從衣袋中拿出鑰匙，去開櫃子，拿

出半個饅頭來。）

（白）給你，小丫頭片子！

（韓大金把馬拉進院中，拴在馬棚

裏。）

動：（白）爸爸回來了（跑出去，叫。）

爸爸！（在院中）你買來什麼好東西？

金：（在院中）（白）玩去吧，這是給你

奶奶買來的。

（韓大金獨自進來，提着一包點心。）

金：（白）媽，給您由城裏帶來幾塊點

心，您嘗嘗吧！

韓：（唱）韓大金你是個好兒子，

你懂得買點東西孝順母親。

可是呀你的孝心不到底，

不管教你那個壞娘們！

金：（白）她又招您生氣啦？

韓：（唱）家中的事情她不管，

連婆婆的飢渴都不問不聞！

（拿起茶壺）你看哪，壺裏沒有一點

水，

渴得我嗓子發辣火燒心！

金：（白）她不是在地裏忙活兒哪嗎？

韓：（唱）張嘴你就向着媳婦，

忘了媽媽撫養的恩！

羊羔跪乳，烏鴉反哺，

你可是寵愛媳婦欺負母親！

她尅死公公教我守寡，

害得我有冤無處伸！

我有志氣不肯改嫁，

自己受罪不肯給韓家祖宗丟了人！

你父在世家境好，

桌上座鐘噹噹地報時辰，

自從娶了那個敗家鬼，

連座鐘也不肯出聲音！

韓家的日子像石頭落水，

眼看着一會兒一會兒往下沉！

金：（白）媽，您這不是迷信嗎？

韓：（唱）媽媽一點不迷信，

她尅死公公千真萬真！

你敢說她命不硬？

別人家娶媳婦怎麼不死人？

再一說，別人家娶媳婦添人進口，

咱們們家娶媳婦斷了根！

生男生女一樣生產，

她偏生女孩子拿我開心！

金：（白）她不是又有了孕？也許是個男

的。

韓：（唱）我知道她命中造定沒有兒子，

她會教老韓家斷子絕孫！

韓大金你該想個好主意！

別教那白虎星坑害咱們！

休了媳婦可以再娶，

氣死老母只能留下一座墳！

金：（白）媽，別生氣！從前，您打她罵

她，我沒攔着過！

韓：（唱）從前跟現在不一樣，

難辦的就是現而今！

解放前，打她罵她沒有人管，

打一頓，她身上舒服作事慇懃。

自從啊村子裏宣傳了婚姻法，

我一抬手她就跑出門！

村子裏，大姑娘小媳婦全造了反，

婆婆的行市不值錢一文！

你媳婦也敢去開會，

大搖大擺撇着嘴唇！

她也拿着書本上夜校，

說什麼學了文化才好翻身！

我問你，她要是照這麼鬧下去，

是不是我得作媳婦她作娘親？

金：（無話）

韓：（白）說話呀！

大金你可真是窩囊肺，

一提媳婦就吓掉魂，

一言不發成什麼樣？

也不怕給男兒大丈夫丟了人！

金：（白）我有什麼主意呢？

韓：（唱）你沒主意，媽媽有，

就怕你捨不得老婆，壓迫母親！

金：（白）我怎能不孝順母親呢？

韓：（唱）你要是真肯孝順我，

去跟媳婦打離婚！

金：（白）打離婚？

韓：（唱）如今有了離婚法，

金：（白）婚姻法！不是離婚法！老太太！

韓：（唱）婚姻法離婚法是八兩和半斤！

咱們先去爭個原告，

趕她出去不贊分文！

你留着媳婦，媽媽必死，

我不能天天給媳婦賠小心！

金：（白）這麼一來，事情不就鬧大了嗎？

韓：（唱）什麼事也沒有母親大，

難道說你忍心害死老娘親？

金：（白）趕她出去，這一家子怎麼辦呢？

韓：（唱）事情我已經想周到，

你不要胆小怕事腦袋發暈！

東村田二有個好閨女，

名叫二秀沒有結婚，

她年輕力壯脾性好，

終日笑臉上笑着不張嘴唇。

一朵鮮花模樣俊，

眉清目秀髮似烏雲！

最好是她八字好，

你打算人財兩旺要娶這樣人！

趕出綉珍娶來二秀，

咱們一團和氣多麼可心！

金：（白）綉珍的爸爸答應嗎？

韓：（唱）咱們夫妻咱們有理，

咱們告狀他就吓昏！

金：（白）綉珍怎麼活着呢？

韓：（唱）你愛媳婦不愛老母，

教媳婦氣死媽媽你才順心！

金：（白）事情不簡單，我想一想！

韓：（唱）事情要辦就快快辦，

不要三心二意折磨死人！

我已經想了兩個月，

白天想，夜裏想，使碎了我的心。

你不願意，趕緊告訴我，

我好有個準備免得慌神。

金：（白）準備什麼？媽！

韓：（唱）準備投河還是上吊，

要上吊我準備繩子一大捆！

金：（白）媽，你老人家幹嗎這麼想不開

呢！（要往外走）

韓：（白）大金，你上哪兒？

金：（白）我，我想想去！

韓：（白）用不着想，我說怎麼辦就得怎

麼辦！你真要去想想呵，我告訴個好

地方！

（唱）告訴你個好地點，

頂好是看一看你爸爸的墳；

問問他，是誰把他冠死了，

問問他，誰和韓家是仇人！

金：（嘆氣）唉！（下）

韓：（唱）這口氣憋了不止一日，

一定要趕出去壞娘們！

也要教街坊四鄰看一看，

壞媳婦逃不出婆婆的手心！

（牽綉珍拿着兩棵葱上）

珍：（白）媽！

韓：（不理）……

珍：（白）媽，您開開櫃子，我拿東西作

飯去。

韓：（看看外邊）哟，都快到吃晚飯的時

候啦？我彷彿還沒喝茶哪！

珍：（忙去看茶壺）（白）媽，我出去的時候，放好了茶葉，您怎麼不沏上呢？

韓：（白）我不是老胡塗了嗎？忘了自己得沏茶灌水！也忘了沏好了茶給媳婦送到地裏去，真對不起呀！

珍：（白）我燒水去，先給您沏茶。

韓：（白）不敢勞動您！渴的工夫大了，倒不想喝啦！

珍：（白）那，我就去作飯。您給我鑰匙吧！

韓：（白）我不渴，也不餓！「您」先歇會兒吧！別爲張羅我，累壞了「您」！

珍：（百般忍耐）（白）媽，您給我鑰匙吧！吃了飯，我好上學去；我多認識幾個字，媽不喜歡嗎？

韓：（白）我喜歡什麼喲？自從我老頭子去世，我就沒喜歡過一回！

珍：（白）我要不是有了喜，餓着肚子上

學也不要緊，可以下學回來再吃。可是……

韓：（白）我反正不餓！你要是說一聲，爲你上學，我得伺候着你，好，說吧，我不敢不照辦！

珍：（白）我哪敢勞動您呢？您看，別人家的婦女都去開會，都去識字，咱們落在後頭，不是不好看嗎？

韓：（白）是呀，媳婦們在一塊兒開會，講婆婆的壞處，我怎敢說不好呢！

珍：（白）我們班上也有老太太。我們年輕的不肯地裏講究老人家們，您別多

心！

韓：（白）我哪敢多心？連一聲不出，還受媳婦的氣呢！

珍：（白）媽！您別緊自磨煩啦，我趕緊去作飯，省得遲到！

韓：（白）我什麼時候吃得下去，才吃！我不是鴨子，隨便教人家填幾口！

珍：（白）您這不是成心爲難我嗎？

韓：（白）你說什麼？我成心爲難你？

珍：（白）媽，我說錯了！您開開櫃子吧！

韓：（不語）……

珍：（急得轉磨，實在壓不住火。）（白）

媽！

（唱）十一年我受了多少苦，

張嘴就罵，抬手就打，您拿我不當

人！

自從村裏宣傳了婚姻法，

您不敢再打；冷言冷語扎我的心！

我要去開會，您馬上就裝病，

我上夜校，您故意教我分不開身！

我不方便懷了孕，

您不憐愛，反倒下狠心；

我一會想酸，一會想辣，

吃飯不香，過一會又餓得發暈！

您把油鹽醬醋放在櫃裏，

鎖上櫃子，鑰匙不離身。

剩湯剩飯也都鎖起，

餓得我時常眼暈頭昏！

操勞過度，我身子虛弱，

好像是折磨死我您才順心！

這麼折磨還不過癮，

您調唆兒子韓大金。

這些天，每逢大金回到家裏，

不是哭，就是鬧，您摔碗砸盆！

鬧得他不敢多在家裏，

有事沒事，趕着大車去散心。

他不在家可就忙了我，

我不能不管地裏，光鬧糾紛！

全村增產有計劃，

累死我也不能不熱心！

媽媽要往大處想，

耽誤了生產對不起人！

韓：（白）別說了！別說了！都是我不好，我早就該死！（要抽自己的嘴巴）

珍：（攔她）（唱）媽媽媽媽不要生氣，

婆媳爲什麼不相愛相親？

韓：（唱）我爲你受了多少苦？

我爲你分了多少心？

到而今你反倒要氣死我，
氣死我，你好高高興興作主人！

珍：（唱）我要活着，也不盼別人死，
一家人應當一條心！

（韓大金上）

金：（白）小勤的媽，這又是怎回事？怎
麼咱們家裏不是吵就是鬧，老沒個安
靜呢？

珍：（白）你問媽吧！

金：（白）媽，又怎麼了？

韓：（唱）我只問你一句話：

你要老婆還是要母親？

金：（白）小勤的媽，你又得罪了媽啦，
快給媽媽賠禮，央告她老人家別再生
氣！

珍：（唱）誰是誰非你不問，
只會欺負老實人！

金：（白）我教你賠禮，你聽見沒有？

韓：（唱）媽媽不對媳婦對，
委屈了媳婦罪過深！

你應當給媳婦下一跪，
趕出媽媽最省心！

金：（白）我走！我走！（往外走）

韓：（唱）你白作了男兒漢，
只要媳婦不娶母親！

你白作了男兒漢，
你就不敢打離婚！

金：（白）我敢！我敢！（幕）

第二場

韓家起訴

時：前場半個月後，上午。

地：區人民法院。

人：馮守易、韓大金、李綉珍、陳繼
芳、唐仁理。

幕啓：馮守易審判員坐長桌後，陳繼芳
坐馮旁，記錄員坐在桌的一頭。韓大
金與李綉珍各坐一凳，面向馮。馮忙
着看文件。韓大金焦急不安。綉珍呆
視牆上的毛主席像。

馮：（白）原告是韓大金？

金：（白）是！

馮：（白）被告是李綉珍？

珍：（白）是！

馮：（白）原告要離婚？

金：（白）對！

馮：（白）被告也願意離婚嗎？

珍：（白）我沒要離婚，可是他們逼得

我……

馮：（白）問你什麼說什麼。你到底願意

不願意離婚？

珍：（白）在韓家我活不下去了！

馮：（白）你是說你也願意離婚？

珍：（白）我……

馮：（白）這就好辦了，這是兩造協議離

婚，就可以很快地宣判。

芳：（白）韓大金你為什麼要離婚？

金：（白）我……狀子上有。

芳：（白）李綉珍，你有什麼話說嗎？

珍：（白）有！我要訴冤！我受了十一年

的虐待！

馮：（白）據我看，打離婚就是打離婚，

不必談別的。

珍：（白）十一年的虐待，怎麼不該訴訴

苦呢？

馮：（白）你們是來離婚，不是訴苦！

珍：（白）不訴苦，怎能斷案呢？

馮：（白）我就事斷事，你不要旁生枝節。

芳：（白）李綉珍，你可以說說！

珍：（唱）在韓家我受了十一年的苦，

身上心裏苦難當。

我有身孕還受虐待，

不准吃飽餓得我發慌！

近來婆婆不敢伸手打，

挑撥小兩口鬧飢荒！

整天裏，指槐罵柳，摔盆砸碗，

比伸手打我還要難當！

在韓家我自己活不下去，

連肚子裏的娃娃也會死亡！

馮：（白）你說的這些，帶來證據沒有？

在法院不要說空話，句句要有證據。

珍：（唱）你要證據馬上就有，

請你驗驗我身上的傷。

馮：（白）你剛才說，婆婆近來沒打你，

怎麼能有傷？

珍：（唱）身上有疤多少塊，

一塊疤是一處傷！

馮：（白）被告，你聽着，告離婚是民

事，打架鬥毆是刑事。我這裏不管刑

事。

珍：（唱）我不懂什麼民事和刑事，

我要伸冤請你作主張！

馮：（白）不是我不管，是法院有一定的

手續！我可以把你移交刑事庭。

芳：（白）問問韓大金，有沒有虐待的事。

馮：（白）韓大金，你說吧。

金：（沉默了一會兒）（唱）婆媳不和總該

是媳婦不好，

李綉珍天生的個性強。

她若是能够忍着點，

老太太決不會鬧飢荒！

芳：（白）說你媽媽打過媳婦沒有？

金：（遲疑）（唱）以前打過如今沒打，

何必多說舊日的傷？

芳：（白）你這是向着媽媽說話嘛！

金：（唱）自從她進到韓家裏，

沒有一天不開飢荒。

早想休她，又於心不忍，

我們怕她難以改嫁受悽惶！

如今晚有了婚姻法，

兩下分離正堂堂。

芳：（白）婚姻法不是離婚法，你不要鑽

空子！

珍：（唱）這裏不肯把傷驗，

我請你問一問四鄰老街坊。

馮：（白）慢慢地來，你現在既拿不出證

據，我們只好去調查，好吧，我們來

談談離婚的條件好不好？

珍：（白）難道我受虐待的事就不提了

嗎？韓大金，你說實話，你媽媽怎麼

虐待我！

金：（低頭不語）……

馮：（白）談談條件，早早宣判，省得拖延時日，對雙方都不利。我精通法律，決不會判錯了，委屈了你！李綉珍，你有什麼條件沒有？

珍：（唱）我不知道什麼條件，我只知道心裏身上受了傷！

韓大金，你媽媽打我下毒手，你怎麼也這麼狠心腸？

（白）你說！你說！

金：（不語）……

馮：（白）被告，你到底願意離婚不願意？

珍：（白）我冤枉！

馮：（白）不要強辯！

芳：（白）說你的冤枉！

珍：（唱）法官不管我的冤枉，陳大姐你要幫幫我的忙，

十一年的委屈說不盡，要說先得哭一場！

金：（白）她說不出來！

芳：（白）因為她太傷心了！

馮：（白）你現在情況怎樣？

珍：（唱）我現在手裏頭分文沒有，離開了韓家我兩手精光。

我還要帶着女兒小勤子，她才九歲離不開娘！

我還有了倆月的孕，

坐月子也得花錢請「老娘」。

馮：（白）按法律說，孕婦不能離婚。原告，她有孕不能離婚。

金：（白）我心裏很亂，你怎說怎是！

馮：（白）你怎麼說？被告。法律上是有這麼一款，要聽孕婦的意見。

珍：（唱）我不知道別的事，

我知道，別教腹中孩子受了傷！

馮：（白）那麼你是願意離婚！韓大金，

你願意馬上離婚，教李綉珍帶走孩子？

金：（白）她帶走小勤子不帶走，都可

以，我沒有意見。

芳：（白）看孩子的利益，跟着誰好就跟誰！

馮：（白）韓大金，你能出多少錢呢？

金：（白）至多能拿一百萬，分兩期或三期交付。

馮：（白）李綉珍你看，有一百萬，解決

問題不解決呢？

珍（唱）顧不得講價錢要多要少，

我要說心裏的委屈身上的傷。

馮：（白）我問你，有一百萬，能解決問題不能？

珍：（唱）請你給我想一想，

一百萬能過多少時光？

小勸子跟我要吃飯，

母女也要穿衣裳。

生孩子就要一筆大花費，

還要事前租好了房。

馮：（白）被告你聽我說，法律不管一輩子的事！韓大金，你能不能再多拿一

點呢？

金：我家境不好，我還得養活着老母哪！

馮：（看錶）（白）好吧，情況我都知道，今天我就問到這裡，你們等着宣判吧。

判吧。

芳：（白）案子還沒問明白哪！

馮：（白）抓緊時間，還得辦理別的案子呢！

珍：（唱）請你分心給我想想，

別教我永遠含冤日月無光！

判案容易，活着不容易，

別教我們大人孩子遭了殃！

（問金）韓大金你要說實話，

是要離，還是你娘？

芳：（白）韓大金，說話！

馮：（白）時間到了，去吧！

珍：（唱）時間到了，我的話沒說淨，

求你幫我一點忙！

馮：（白）辦事有一定時間，你去吧！

珍：（白）我還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呢？

第三場

離了法院

時：前場同日，中午。

地：韓家莊村外。

人：韓大金、韓趙氏、陳大媽、韓小勤、李綉珍、陳繼芳。

幕啓：村外，四下裏都是麥田。韓大金由法院回來，從此經過，坐在道旁的大樹下休息，沉思。

金：（愣了半天）（唱）家務事兒真叫難辦，

教我呀打不定主意左右爲難！

向着老婆，媽媽罵我不孝順，

服從媽媽，老婆又口口聲聲直喊冤。

剛才我和綉珍在法院裏，

不由的一陣陣好心酸！

（韓趙氏關心官司打得如何，來找大金。）

韓：（唱）大金，大金，你怎麼不趕快回家去？

幹什麼坐在這裏眼望着天？

告訴我，告訴我，官司打得怎麼樣？

快快說，我已經等得不耐煩！

金：（白）看樣子，官司咱們可以打贏。

韓：（唱）好，好，好！你是媽媽的好兒子！

子！

趕出去臭娘們大家喜歡！

金：（白）趕出她去，家裏沒人幹活，怎麼辦呢？

麼辦呢？

韓：（唱）哎哟哎哟我的傻孩子，

趕快再娶，一點不難。

田家的二秀人品好，

脾性好，有賠送，模樣長得像天仙！

你千萬要聽媽媽的話，

娶媳婦本是爲媽媽喜歡。

我問你，在「堂上」，臭娘們說話沒有？

她是不是渾身發抖，閉口無言？

金：（白）她說了話！

韓：（白）好哇！（唱）她竟敢在「堂上」

「說了話，你看她是不是撒潑打滾胡攪難纏？」

(白) 她說什麼來着？

金：(白) 她說她要伸冤！

韓：(唱) 咱們是原告，她是被告，怎能教她信口胡言？

金：(白) 審判員說：打離婚就是打離婚，不要說別的！

韓：(唱) 審判員真聖明，我謝天謝地，本來嘛，誰能教一個刁婦亂說一大篇！

(白) 她還說什麼？

金：(白) 她說您打她。

韓：(白) 說我打她？你怎麼說的呢？

金：(白) 我說，我……沒說什麼！

韓：(唱) 好兒子，打官司本來是門門心眼，

針尖兒對麥芒看誰尖！

(白) 她還說了什麼？

金：(唱) 她說挨打有證據，

請求法院驗她身上給她伸冤！

韓：(唱) 好個厲害刁媳婦，在法院還這麼詭計多端，幸而咱們先告了狀，要不然，你我的性命難保全。

金：(白) 法官答應驗傷沒有？

韓：(白) 沒有！法官說：離婚是民事，打架鬥毆是刑事，他不管刑事。

金：(白) 好，好！(唱) 法院裏決不許胡言亂道，媳婦告婆婆是無法無天！

(白) 她還說什麼來着？

韓：(唱) 媳婦說，街坊四鄰都知道，請法院詳細調查一番。

金：(白) 哼！人家法院是給她跑腿的！

韓：(唱) 這個事咱們可別大意，法院慢，咱們要快，馬上加鞭！

金：(唱) 咱們趕緊去佈置，我找女的你去找男，